



馮菊枝

32.8.1生

台灣新竹人

新竹師專畢業

■經歷／

國小教師廿五年

■現職／

家管

■作品／

小說集「月將沈」、「流淚的雲」、

「不是偶然」、「水色的季節」

散文集「情深幾許」

含笑

散文組佳作 馮菊枝

這是個可愛的星期天。溫柔婉約的春天似乎還在徘徊留連，夏天卻已經不遠了。

有風，輕柔的風，從外婆的禾埕下方拂了上來，舒適極了。白花朵的陽光也很可愛，老是從含笑枝葉間偷窺我，也偷窺我正在看的書。密密麻麻的光點，不時透過枝葉，灑在我的頭上臉上和手中的書上。

這是我在含笑樹上築的書房。我把含笑樹粗細不同的枝條編織成一個簡陋的窩，可以靠，也可以躺。不很舒服，而且常有凸起的枝節扎痛我，可是我喜歡。喜歡那些閃爍不定的光點、喜歡躲在濃綠深處、遺世獨立的感覺，更喜歡那些四處亂竄的含笑花香。濃郁的花香，常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又幸福又快樂的孩子。的確，那年我才十歲。

躲在樹上看書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看書有趣多了。我翻了一個身，一根枝條彈了起來，扎痛了我裸露的右臂。我一慌，手中的東周列國演義掉到樹下去了。我命令那根枝條重新歸隊，它不服氣，反而扯散了另外一根枝條，同時向我抗議。我不理它們，我的心情很好，因為我忽然發現了一朵黑色的含笑花。黑色的，就在我眼前，怪不得我一直覺得醞釀欲醉。

我大喜過望，小心的摘下了那朵黑色的花苞，另外又摘了幾朵白色的含笑，然後蛇一般的滑下樹來。撿起了書。紅赤赤的土地上，到處散滿了白裡泛黃的花瓣。

外婆太還坐在廳堂的門檻上，我蹦蹦跳跳的跑過去，才發現她已經睡著了。她睡著的样子好看極了，雪白的髮絲散亂著，有些覆垂在她的額前，使她看起來像個可愛的小女孩。

我蹲下來，把香花湊近她的鼻子，她唔了一聲，卻沒有醒來。我幫她把覆額的髮絲掠到了她耳後，把黑色的含笑花苞夾在她耳翼上方，她還是只唔了一下，仍然沒有醒來。我急了，大聲喊她，同時搖晃她弓起的雙腿，把她腿上垂下的肉袋晃得搖擺不定，這才看到她唇角含笑，笑意遂漸漸漾了開來。原來她假裝睡著，她在騙我。

「阿太騙我，阿太騙我，」我撒嬌的繼續搖晃她的雙腿，假裝生氣的說：「阿太騙我，阿太騙我！」

外婆太終於裂開沒有牙齒的嘴巴笑了起來，笑得得意。「人家要睡，妳就吵我，妳這箇篤兒。」她親暱的說，故意把我的小名咬字不清。她誇張的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哩魯兒，什麼那麼香？」

我在門檻上坐了下來，挨著她，再把我握緊香花的手掌湊近她的鼻子，讓她聞了聞後，才攤開我的手掌，讓她看掌上那些潔白如玉的花朵。她誇張的啊了一聲。我又幫她取下夾在她耳翼上的黑色花苞，正想獻寶，那花苞卻一骨碌從她領口滾進了她的襟衫裡。她把手伸進大襟衫裡掏了掏，沒掏到什麼，她索性解開襟口的盤扣，露出月白色的對襟汗衫，我隱約看到了她八十歲的乾癟多皺的胸部。雖然見過多次，我仍覺不好意思，她卻若無其事的抖了抖汗衫衣襟，這才把那朵黑色的花苞抖了下來。

待她把盤扣一一扣好，我也把黑色的苞片剝下來了。黑色的苞片像褪下的舞衣，露出來的是細膩潔白的花苞，伴著異香撲鼻。這是外婆太最喜愛的含笑花。它不像別的含笑花早就裂開了綠色的苞片，它只讓陽光把苞片悶得恰到好處，苞片又把香氣裹得恰到好處，只待一拆封，香氣就驚天動地的四處亂竄。這才是真正的含笑，讓人含笑。

外婆太滿懷歡喜的，把所有的含笑花放入她大襟衫的口袋裡，然後像往常一樣，陪我唱了一些客家童謠，又任我玩弄了一陣她鬆軟下垂的肉袋。八十歲的腿，已經只剩下一把細瘦的骨頭，和被鬆垂的皮裹著的少許的肉了。那時我卻不覺得悲哀，只覺好奇好玩。

看她漸漸的進入瞌睡狀態，我悄悄的站了起來，往廳堂裡面走去。在陰暗的廳堂裡面，外公正在勤奮地編織畚箕。他把劈好的竹篾細心而熟練的編進紮好的竹骨架裡，畚箕的形狀已經出來了。我喊了他一聲外公，他停下手中的活兒，抬頭應了我一聲，憨厚的臉上堆滿了笑容。我喜歡他憨厚的笑容，即使在那樣陰暗的廳堂中，他的笑容仍然讓人覺得溫馨可人。

許多年後我才知道，原來外公和外婆都是外婆太抱養來的孩子，兩人都生性木訥，因此也都不得外婆太的歡心。即使他們已生下了子女，又升格做了祖父母，外婆太依然不給他們好臉色看。外婆太最疼我這個外曾孫，也疼她所有的孫子女，卻始終不疼外公和外婆。而他們兩人卻始終逆來順受，從不記怨。即使後來外婆太跌斷了腿，躺在床上好幾年，拉屎拉尿，換衣洗澡，也全靠外婆太細心服侍。命乖運蹇，外婆卻始終無怨無悔。

我朝廳堂右側的廂房走去。那裡是穀倉兼小舅舅的臥房，牀頂的木架上堆滿了各類的書籍。我把東周列國演義放回去，又抽出了一本七俠五義，預備下個星期天再看。

穀倉裡的光線和空氣都很差，隔一堵土牆就是豬圈。豬隻終年不停的伊伊唔唔叫著，豬屎更是終年臭不可聞。今天

又加上糞坑被翻攪的氣味，使我忍不住趕快衝出那穀倉。我知道那是外婆在挑水肥澆菜，外婆包辦了所有山上和田裡的工作。

也是許多年後我才知道，外婆打從六歲起就要上山採茶，每天採不到一定的數量就得挨打。而即使外婆再怎麼賣力工作，每天一頓鞭打卻總是免不了的，因為外婆總是那麼木訥，從不懂得察言觀色，也從不懂得討人歡心。

我回到廳堂的時候，外公仍在編織那只畚箕，外婆太卻已起身去上禾埕收取晾乾的衣服。上禾埕就在那棵含笑樹旁，我幫外婆太收好衣服，又幫她把衣服送到她的房間，看她坐在床上摺了一會兒衣服，然後我說我要回去了。在走過禾埕的時候，我聞到了濃郁的含笑花香，忍不住又爬上去摘了好幾朵。

我住的家距外婆家不到五分鐘的腳程，我特意繞到屋後彎彎曲曲的小路。那小路陰暗潮溼，有些人家的牆縫裡長有羊齒植物，我喜歡欣賞它們纖柔卻堅毅的生長姿態。

我一路走，一路不時聞一聞手中的含笑花香，心裡覺得滿足而快樂。走到亮伯婆的後窗時，我忍不住像往常一樣探頭向裡面張望。在陰暗的空氣中，我看到了她的牀，蚊帳低垂，似乎隱約可看到她雪白的髮絲。我突然想到要把手裡的含笑花送給她，於是我繞到她的後門，進去找她。

亮伯婆是我認識的年紀最大的老人，比外婆太上好幾歲，身體也沒有外婆太硬朗，終年纏綿病榻；我卻由衷的喜歡她。即使現在，我仍然喜歡所有的老人，尤其是慈眉善目，又清純得如娃娃臉的老人。

我在亮伯婆的牀上找到了她。她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子孫們都上山下田工作去了。我笑著，把香花放進她的掌心中，再把她的手送到她的鼻子前，讓她聞聞花香。她驚喜交集，笑著，眼中卻流下淚水。她總是這樣，每次送她香花，她就忍不住激動得流淚，然後說起我英年早逝的父親，說他當年也多麼喜愛老人家，每次採龍眼，總要送她一大把。

小孩子不懂憂愁，我對父親沒有絲毫印象，那棵老龍眼樹卻讓我感觸良深。它粗可三人合抱，種在我家屋後，隔一個伯公廟廣場，就是亮伯婆的家。我喜愛爬樹，卻從來不敢爬那棵老龍眼樹。它太壯碩了，我只能仰頭看它。

就在第二天，外婆太云上禾埕收衣服的時候，摔了一跤，把右大腿和脊椎骨摔壞了。從那以後，她就一直癱瘓在牀。每天放學回來，路過外婆家時，我都要進去看看她，隨手送她幾朵含笑花，讓花香驅散她房裡惡濁的空氣。往後幾年，她的髮絲更白，映著她蒼白的臉，使人看了忍不住心疼。

而最心疼她的，還是外婆。那時候外婆已經是快近六十歲的人了，卻仍秉著為人子媳的孝道，每天出門工作以前，總要對外婆太噓寒問暖，工作回來，更要幫她換洗尿布、洗澡擦身。而那些，四個舅媽都是從不肯做的。即使如此，外婆仍然得不著外婆太的歡心。外婆卻也逆來順受，只盡自己本分，一直做個善良柔順的好兒媳。

據說外婆太去世的前一年，台灣北部地區發生了大地震，外婆太躺在牀上不能下來，外婆願不得自己的安危，執意陪外婆太留在泥牆糊的房子裡。太婆既搯不動外婆太，只好跪在她的牀前，顫抖著喊叫：「這怎麼好呢？阿母，這怎麼好呢？」不管地動天搖，外婆一心只顧到外婆太，寧願與外婆太共生死。

外婆太去世後，那棵含笑花也被它的主人砍去了。隔了一年，亮伯婆去世，我的祖父也把屋後那棵老龍眼樹砍除了。我始終不明白，後代子孫為什麼總是要砍除先人們種的樹，留著那些老樹不是很好嗎？老人我們是留不住了，但是留著古意盎然的樹，又有何妨？

有一件事是我始終相信的：雖然外婆太在世時，從不曾喜歡過外婆，更從不疼惜過外婆，但是多年冷眼旁觀，又多年身陷外婆溫順的服侍中，她一定早已明白，外婆其實是她這生中最值得疼愛、最值得憐惜的人。雖然她不肯明言，但她一定含笑九泉。

是的，外婆太一定是含笑以終。我相信。